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尚史卷四十五 六

少詹事臣曹城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尚史卷四十五

列傳二十三

鑲白旗漢軍李鍇撰

趙夙　趙衰成子　趙盾宣子　趙同原同　趙括屏括

趙嬰樓嬰　趙朔莊子　趙武文子　趙成景子　趙鞅簡子

趙無卹襄子

趙夙者事獻公獻公十六年閔元年夙御戎以滅耿滅霍滅魏賜夙耿以為大夫左傳

趙氏由夙始夙之弟是為趙衰衰字子餘謚成故曰成季嘗為原大夫又曰原季驪姬之難衰從公子重耳出亡惠公十三年僖二十二年公子圉即懷公自秦逃歸秦伯召重耳于楚歸女五人懷嬴與焉重耳欲辭謂衰曰何如對曰禮志有之曰將有請于人必先有入焉欲人之愛已也必先愛人欲人之從已也必先從人無德于人而求用于人罪也今將婚媾以從秦受好以愛之聽從以德之懼其未可也又何疑焉乃歸女而納幣且逆之秦

伯將饗重耳重耳使狐偃從偃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秦伯饗公子如饗國君之禮衰相如賓卒事明日燕秦伯賦采菽衰使公子降拜秦伯降辭衰曰君以天子之命服命重耳重耳敢有安志敢不降拜成拜卒登衰使公子賦黍苗衰曰重耳之卬君也若黍苗之卬陰雨也若君實庇蔭膏澤之使能成嘉穀薦在宗廟君之力也君若昭先君之榮東行濟河整師以復彊周室重耳之望也重耳若獲集德而歸載使主晉民成封國

其何實不從君若恣志以用重耳四方諸侯其誰不惕惕以從君命秦伯歎曰是子將有焉豈專在寡人乎秦伯賦鳩飛公子賦河水秦伯賦六月哀使公子降拜秦伯降辭哀曰君稱所以佐天子匡王國者命重耳重耳敢有惰心敢不從德國語

文公元年僖二十四年秦伯納公子公子入立是爲文公明年定周難殺大叔帶王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冬圍原原降公問原守于寺人勃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飡從

餒而弗食故以衰為原大夫韓非子作箕鄭事左傳

四年僖二十七年蒐于被廬作三軍公問元帥于衰對曰郤縠可行年五十矣守學彌惇夫先王之法志德義之府也夫德義生民之本也能惇篤者不忘百姓也請使郤縠公從之公使衰將下軍辭曰欒枝貞慎先軫有謀胥臣多聞皆可以為輔臣弗若也乃以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公使衰將上軍辭曰夫三德者偃之出也三德為狐文公納襄王以示臣義伐原以示信大蒐以示民禮以德紀民其章大矣不可廢也

使狐偃偃辭以狐毛乃使毛將上軍偃佐之毛卒使衰代之辭曰城濮之役先且居之佐軍也善軍伐有賞善君有賞能其官有賞且居有三賞不可廢也且臣之倫箕鄭胥嬰先都在乃使先且居將上軍公曰趙衰三讓其所讓皆社稷之衛也廢讓是廢德也八年僖三十一年以衰之故蒐于清原作五軍更為新上下軍使衰將新上軍箕鄭佐之胥嬰將新下軍先都佐之及狐偃卒公曰趙衰三讓不失義讓推賢也義廣德也德廣賢至有何患矣乃

使哀佐上軍國語

新序文公將伐鄴趙哀言所以勝鄴文公用之而勝鄴將賞哀哀曰君將賞其末乎賞其本乎賞其末則騎乘者存賞其本則臣聞之郄虎公召郄虎曰哀言所以勝鄴鄴蓋聞之子子當賞虎對曰言之易行之難臣言之者也公曰子無辭虎乃受賞　伐鄴事經傳無之

文公薨事襄公襄公三年文二年秦孟明視帥師伐我先

且居將中軍袁佐之敗秦師于彭衙秦伯猶用孟明視

視增修國政重施于民袁言于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

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修厥德

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明年秦師伐我我師

不出六年文五年袁卒左傳

謚曰成

盾袁之子宣子也初袁從文公奔狄狄人伐廧咎如赤狄

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文公公取季隗以叔隗妻別種

哀生盾及文公入哀後妻趙季女文公請以為嫡子哀卒盾遂嗣為卿初事襄公襄公七年文六年蒐于夷使狐射姑將中軍盾佐之陽處父改蒐于董易盾將中軍曰使能國之利也盾于是乎始為國政制事典正法罪辟刑獄董逋逃由質要治舊洿治舊曰洿不理之事本秩禮貴賤不失其本續常秩出滯淹既成以授大傅陽處父與大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是年八月襄公薨靈公少以難故立長君盾曰立公子雍文公子襄公庶弟狐射姑曰不如立

公子樂亦文公子盾不可使逆雍于秦姑射亦使召樂于陳盾殺諸郫晋地明年秦送公子雍穆嬴靈公母抱大子以責盾盾與諸大夫患穆嬴且畏偪畏國人以大義逼已乃背雍而立靈公以禦秦師及堇陰晋地盾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遂敗秦師于令狐秋八月盾會諸侯盟于扈靈公立故也靈公二年文八年盾會魯公子遂于衡雍三年文九年楚伐鄭鄭及楚平盾會諸侯之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六年文十二年秦以令狐

之役故伐我取羈馬盾禦之秦師夜遁左傳

盾嘗言于公以韓厥為司馬是役也盾使人以其乘車干行厥執而戮之衆咸曰韓厥必不没矣其主朝升之而莫戮其車其誰安之盾召而禮之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夫周以舉義忠信曰周比也舉以其私黨也夫軍事無犯犯而不隱義也吾言汝于君懼汝不能也舉而不能黨孰大焉事君而黨吾何以從政吾故以是觀汝汝勉之苟從是行也臨長晉國者非汝其誰皆告諸大夫

曰二三子可以賀我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于罪矣（國語）

八年（文十四年）盾會諸侯同盟于新城從于楚者服（陳與宋也）且謀納邾也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來奔秋七月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即邾定公）長盾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左傳）

十年（文十六年）宋文公鮑殺昭公明年盾請師于公以伐宋

公曰非晉國之急也對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為明訓也今宋人殺其君是反天地而逆民則也天必誅焉晉為盟主而不修天罰將懼及焉公許之乃發令于太廟召軍吏而戒樂正令三軍之鐘鼓必備使荀林父會諸侯伐宋猶立文公而還十三年宣元年陳宋受盟于我而鄭及楚盟秋楚侵陳宋盾帥師救之會于棐林以伐鄭楚救鄭遇于北林囚解揚我師乃還冬我伐鄭以報北林之役于是公侈盾為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于

楚十四年宣二年秦伐我圍焦晉河外邑盾救焦遂自陰地河南地及諸侯之師侵鄭楚鬭椒救鄭次于鄭以待我師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公不君盾驟諫公飲盾酒伏甲將攻之盾遂自亡會趙穿弑公盾未出山而復大史書曰趙盾弑其君盾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是為成公成公四年宣六年盾及衛孫免侵陳陳即楚故六年宣八年盾卒左傳謚曰宣

同趙括趙嬰者並哀之子母曰趙姬文公之女也同食邑于原是曰原同括食邑于屏是曰屏季嬰食邑于樓是曰樓嬰又曰趙嬰齊狄人之歸盾也趙季以盾爲才請爲適子而使三子下之及成公即位宦卿之適子而爲之田以爲公族盾請以括爲公族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公許之盾爲旄車之族（旄車公行之官）使括以其故族爲公族大夫成公薨景公立景公三年（宣十二年）楚伐鄭我救之荀林父將中軍括嬰爲中軍大

夫同為下軍大夫鄭既及楚平林父欲還先縠獨以中軍佐濟諸大夫皆以為不可括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及戰楚敗我師于邲六年（宣十五年）荀林父滅赤狄公使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十一年（成二年）我敗齊師于鞌明年以括為卿（為新中軍佐）賞鞌之功也嬰通于趙莊姬（朔妻嬰之姪婦也）同括放諸齊嬰曰我在故欒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舍我

何害弗聽嬰夢天使謂已祭余余福女使問諸士渥濁渥濁曰不識也既而告其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祭之之明日而亡十七年成八年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譖之于公曰原屏即同括將為亂欒郤為徵公討同括殺之左傳

朔者盾之子莊子也為下軍佐朔尚成公女莊姬生武朔卒莊姬譖趙同趙括景公討之殺同括以趙氏之田與祁奚武從莊姬畜于公宮既而韓厥言于公曰成季

趙衰之勲宣孟趙盾之忠而無後為善者懼矣乃立武為大夫而反其田左傳

國語趙文子冠見欒武子武子曰美哉昔吾逮事莊主華則榮矣實則不知請務實乎見中行宣子宣子曰美哉惜也吾老矣見范文子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夫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為寵驕故興王賞諫臣逸王罰之吾聞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聽于民于是乎使工誦諫于朝在列者獻詩使勿兠風聽臚言

于市辨妖祥于謠考百事于朝問謗譽于路有邪而正之盡戒之術也先王疾是驕也見郤駒伯駒伯曰美哉然而壯不若老者多矣見韓獻子獻子曰戒之此之謂成人成人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善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不善善亦蔑由至矣如草木之產也各以其物人之有冠猶宮室之有墻屋也糞除而已何又加焉見知武子武子曰吾子勉之成宣之後而老為大夫非恥乎成子之文宣子之忠其可

忘乎夫成子道前志以佐先君道法而卒以政可不謂文乎夫宣子進諫于襄靈以諫取惡不憚死進也可不謂忠乎吾子勉之有宣子之忠而納之以成子之文事君必濟見苦成叔子叔子曰抑年少而執官者衆吾安容子見溫季子季子曰誰之不如可以求乎見張老而語之張老曰善哉從欒伯之言可以滋范叔之教可以大韓子之戒可以成物備矣志在子若夫三郤亡人之言何稱述焉知子之道善矣是先

主覆露子也

景公亹事厲公厲公被弒悼公即位公以武為文也而能恤大事使佐新軍國語

旣而使將新軍悼公九年襄九年公會諸侯伐鄭武及魏絳斬行栗諸侯圍鄭鄭恐乃成同盟于戲鄭地冬十二月復伐鄭次于陰口鄭地而還十一年襄十一年再伐鄭鄭成武入盟鄭伯鄭公孫舍之出盟公遂會于蕭魚鄭地十三年襄十三年公蒐于緜上以治兵使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悼公

蒐事平公平公三年襄十八年公會諸侯圍齊武及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及魯秦周魯大夫伐雍門之荻十年襄二十五年武為政將中軍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魯叔孫豹見之謂豹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于諸侯武也知楚令尹屈建也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十一年襄二十六年衛甯喜弑殤公納獻公孫林父以戚叛武會魯襄公及諸侯之大夫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執甯喜及衛獻公衛人歸衛姬于

我乃釋獻公十二年襄二十七年宋向戌善于武又善于楚屈建欲弭諸侯之兵告于晉楚齊秦皆許之皆告于小國為會于宋五月武至于宋宋人享之羊古肸為介司馬置折俎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于晉成盟載之言兩相然

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屈建成言于楚屈建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使諸侯從晉楚者更相朝見向戌復于武武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于齊猶楚之不能于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于敝邑寡君敢不固請于齊向戌復

言于屈建建使驛謁諸楚子楚子曰釋齊秦他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武及公子黑肱盟以齊言要齊其辭至盟時不得復爭訟庚辰屈建至自陳皆以藩為軍各以藩籬為軍不營壘示不相忌晉楚各處其偏荀盈謂武曰楚氛甚惡懼難武曰吾左還入于宋若我何辛巳將盟于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及盟晉楚爭先武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羊舌肸謂武曰子務德

勿爭先乃先楚人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前盟諸大夫不敢敵公禮也今宋公以近在其國故讓而重盟）鄭伯享武于垂隴公孫舍之良霄公孫夏公孫僑游吉公孫黑肱公孫段從武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舍之賦草蟲（取亦既覯止我心則降）武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良霄賦鶉之賁賁（取人之無良我以為兄我以為君）武曰牀第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公孫夏賦黍苗之

四章（比趙孟于召伯）武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公孫僑賦隰桑（取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武曰武請受其卒章（取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游吉賦野有蔓草（取邂逅相遇適我願矣）武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取好樂無荒良士瞿瞿）武曰善哉保家之主也我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取君子樂胥受天之祜）武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武告羊舌肸曰伯有（印良霄）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羊舌肸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

之謂矣武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即舍之）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及屈建卒武喪之如同盟十五年（襄三十年）武會諸侯之大夫于澶淵宋災故（大夫謀歸宋財既而無歸于宋）十七年（昭元年）武會楚公子圍及諸侯之大夫于虢尋宋之盟也祁午謂武曰宋之盟楚人得志于晉（謂楚先歃）令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子木（即屈建）之信稱于諸侯猶詐晉而駕焉（謂衷甲）況不信之尤者

乎武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于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爲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穮是蔉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爲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信也能爲人則者不爲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爲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許之乃盟魯季孫宿伐莒取鄆莒人告于會楚欲戮魯使樂王鮒求貨于叔孫豹豹弗與曰

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武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羣吏處不辟污污勞事出不逃難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污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

子會而赦有罪又賞其賢諸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疆場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王伯之令也引其封疆而樹之官舉之表旗而著之制令過則有刑猶不可壹于是乎虞有三苗夏有觀扈皆國名商有姺邳二國商諸侯周有徐奄二國皆嬴姓自無令王諸侯逐進狎主齊盟其又可壹乎恤大舍小足以爲盟主又焉用之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辯焉吳濮有釁吳在東濮在南建寧郡南有濮夷楚之執事豈其顧盟莒之疆事楚勿與知

諸侯無煩不亦可乎魯莒爭鄆為日久矣苟無大害于其社稷可無亢也去煩宥善莫不競勸子其圖之固請于楚而免之夏四月武及魯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兼享之武辭五獻朝聘之制大國之卿五獻用一獻武為客禮終乃宴叔孫豹賦鵲巢喻晉君有國趙孟治之武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蘩義取蘩菜薄物可以為公侯曰小國為蘩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穡愛也鄭罕虎賦野有死麕之卒章義取君子徐以禮來無使我失節而使狗驚吠武賦棠棣取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且曰吾兄弟比以

安庬也可使無吠叔孫豹罕虎及曹大夫興拜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于戾矣飲酒樂武出曰吾不復此矣及周天王使劉定公勞武于頴館于雒汭冬十二月晉既烝武適南陽將會孟子餘即趙衰武之曾祖其廟在南陽往會祭之甲辰朔烝于温庚戌卒州縣者欒豹之邑也欒氏亡士匄韓起及趙武皆欲之武曰温州本屬温吾縣也士匄韓起曰自郤稱以别三傳矣郤稱始受州自是州與温別傳三家晉之别縣不唯州誰獲治之武病之乃舍之二子曰吾不可以正議而自

與也皆舍之及武為政武之子獲曰可以取州矣武曰退二子之言義也違義禍也余不能治余縣又焉用州其以徼禍也君子曰弗知實難知而弗從禍莫大焉有言州必死 左傳

武嘗與叔譽 國語作叔向 觀乎九原武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武曰行并植于晉國不沒其身 謂剛而無謀為狐射姑所殺 其知不足稱也其舅犯乎武曰見利不顧其君 謂及河授璧請亡 其仁不足稱也我則隨武子乎

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晉人謂武知人武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所舉于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記檀弓國語韓非子新序畧同

武卒謚曰文記檀弓作獻文子二獲成成事平公為中軍佐平公二十五年昭九年周甘人與閻嘉爭閻田我率陰戎伐頳王使辭于我辭責讓也會王有姻喪韓起使成如周弔且致閻田與襚襚送死衣反頳俘左傳

成卒謚曰景子鞅嗣

鞅後名志父成之子簡子也初事頃公頃公七年（昭二十三年）周有子朝之難王居于狄泉九年（昭二十五年）公使鞅會諸侯于黃父謀王室鞅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明年鞅及知躒帥師納王使女寬守闕塞我師克鞏子朝奔楚王入于成周我師使戍公般戍周而還十三年（昭二十九年）鞅及荀寅帥師城汝濱（所取陸渾地）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令晉國各出功力共鼓石為鐵計令一鼓而足）著

士匄卿范宣子所爲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爲被廬之法僖二十七年文公蒐被廬脩唐叔之法以爲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爲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爲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范宣子蒐于夷在文六年一蒐而三易中軍帥賈季箕鄭之徒遂作亂若之何以爲法頃公薨事定公定公十年

定八年齊伐魯鞅及士鞅荀寅救之魯定公會我師于瓦衛地士鞅卒鞅為政我師將盟衛靈公于鄟澤先是衛叛我屬齊鞅欲摧辱之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二子晉大夫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盟禮尊者涖牛耳主次盟者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將歃涉佗捘衛靈公之手及腕擠血至腕靈公怒遂叛我我請改盟弗許遂伐我夷儀十二年定十年鞅圍衛報夷儀也夷儀之役衛伐邯鄲大夫午于寒氏晉地城其西北而守之午衆宵熸及我圍

衛午以徒七十人門于衛西門殺人于門中曰請報寒氏之役涉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啟門亦以徒七十人旦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如立木不動以示整日中不啟門乃退衛人懼貢五百家于鞅鞅置之邯鄲十五年定十三年鞅謂邯鄲大夫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為邯鄲而置諸晉陽是絶衛之道也言衛以五百家在邯鄲為是故與邯鄲親不如侵齊而謀之侵齊則齊當來報欲因懼齊而徙乃如之而歸于晉

陽鞅怒召午而囚諸晉陽曰吾私有討于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遂殺午午子稷以邯鄲叛鞅使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者荀寅之甥也秋七月荀寅士吉射伐趙氏之宮鞅奔晉陽晉人圍之公伐荀寅士吉射寅吉射奔朝歌韓不信魏曼多以趙氏為請十二月鞅入于絳盟于公宮遂改名曰志父十八年哀元年鞅伐朝歌明年衛靈公薨出公輒立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齊人輸士吉射粟鄭罕達駟弘送之吉射逆之鞅禦之

遇于戚卜戰龜焦（兆不成）樂丁（晉大夫）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言始納衛太子卜得吉兆今既謀同可不須更卜）鞅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為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得遂進仕）人臣隸役免（去廝役）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桐棺三寸亦罰也屬次大棺辟椑棺也王棺四重被水牛及犀

之華為一重辟為二重屬為三重大棺為四重君再重屬與辟為一重大棺為二重大夫一重無辟唯屬與大棺為一重今云不設辟者僭君制非正禮也素車樸馬無入于兆下卿之罰也將戰郵無恤即王良御鞅衛世子為右登鐵上邱名望見鄭師衆世子懼自投于車下無恤授世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鞅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于牖下羣子勉之死不在寇繁羽御趙羅宋勇為右三子並晉大夫羅無勇麇之吏詰之御對曰痁作而伏衛世子禱曰曽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

勝鄭聲公名亂從晉午晉定公名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聵不敢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絶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鄭人擊鞅中肩斃于車中獲其蠭旗旗名世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温大夫趙羅世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鞅喜曰可矣傳傁鞅之屬曰猶有知在憂未艾也言知氏猶將為難追鄭師鄭罕達駟弘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鞅曰國無小也二十年哀三年鞅圍朝歌師于其南荀寅伐其郛使其

徒自北門入巳犯師而出奔邯鄲鞅殺范皐夷惡范氏也二十一年（哀四年）齊衛救范氏圍我五鹿九月鞅圍邯鄲邯鄲降荀寅奔鮮虞趙稷奔臨（晉邑）齊逆之墮臨以處稷會鮮虞納荀寅于栢人明年晉圍栢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夏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二十三年（哀六年）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二十六年（哀九年）宋伐鄭鞅卜救鄭占者曰利以伐姜不利子商明年鞅帥師伐齊大夫請卜之鞅曰吾卜于此起兵（謂往歲卜伐宋不吉利以伐姜）事不再令

卜不襲吉行也于是乎取犁及轅毀高堂之郭侵及賴而還三十一年哀十四年鞅帥師伐衛明年再伐衛是年衛世子蒯聵入立是為莊公出公輒出奔魯三十四年哀十七年鞅使告于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為主請君若大子來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為也衛莊公辭以難大子又使椓之椓訴父欲速得位鞅圍衛會齊救衛鞅曰吾卜伐衛未卜與齊戰乃還冬十月我復伐衛入其郛將入城鞅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衛人出莊

公而與我平我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三十七年哀二十年

鞅卒左傳

史記世家作出公十七年張華曰簡子家在臨水界

二冢并上氣成樓閣

謚曰簡子無邮嗣鞅甞問壯馳茲晉大夫曰東方之士孰

為痡馳茲拜曰敢賀鞅曰未應吾問何賀對曰臣聞之

國家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為不足其亡也若有餘今主

任晉國之政而問及小人又求賢人吾是以賀鞅又甞

歎曰雀入于海為蛤雉入于淮為蜃黿鼉魚鼈莫不能化唯人不能哀夫竇犨晉大夫侍曰臣聞之君子哀無人不哀無賄哀無徳不哀無寵哀名之不令不哀年之不登夫中行范氏不恤庶難而欲擅晉國今其子孫將耕于齊宗廟之犧為畎畝之勤人之化也何日之有國語

王孫子簡子嘗獵于晉山之陽撫轡而歎董安于曰敢問何歎簡子曰吾有食穀之馬數千多力之士數百欲以獵獸也吾恐鄰國養賢以獵吾也韓非子趙

簡主出稅者吏請輕重簡主曰勿輕勿重重則利入于上輕則利歸于民吏無私利而止矣又曰簡主謂左右車席泰美夫冠雖賤頭必戴之屨雖貴足必履之今車席泰美吾將何屩以履之夫美下而耗上妨義之本也說苑趙簡子乘敝車瘦馬衣羖羊裘其宰曰車新則安馬肥則往來疾狐白之裘溫且輕簡子曰吾聞之君子服善則益恭細人服善則益倨我以自備恐有細人之心也又曰或謂簡子曰君何不更

乎簡子曰諾左右曰君未有過何更曰吾謂是諾未必有過也吾將以來諫者也今却之是却諫者諫者止我過無日矣又曰趙簡子與欒激游將沈于河曰吾嘗好聲色而激致之好宮室臺榭而激為之好良馬善御而激求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激未嘗進一人是進吾過而黜吾善也韓詩外傳魏文侯之時子質仕而獲罪去而北游謂簡主曰從今以後不復樹德于人矣簡主曰何以也質曰吾所樹堂上之士半

朝廷之大夫半邊境之人亦半今堂上之士恐我以法邊境之人刼我以兵是以不樹德于人矣簡主曰子言過矣夫春樹桃李夏得陰秋得實春樹蒺藜夏不可採其葉秋得刺焉由此觀之在所樹也今子所樹非其人也　按趙簡子不與魏文侯同時又語與陽虎同

無卹鞅之子襄子也初姑布子卿見簡子（司馬彪曰姑布姓子卿字）簡子徧召諸子相之子卿曰無為將軍者簡子曰趙氏

其滅乎子卿曰吾嘗見一子于路殆君之子也簡子召子無卹無卹至則子卿起曰此真將軍矣簡子曰此其母賤翟婢也奚道貴哉子卿曰天所授雖賤必貴自是之後簡子盡召諸子與語無恤最賢簡子乃告諸子曰吾藏寶符于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馳之常山上求無所得無卹還曰已得符矣簡子曰奏之無卹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簡子于是知無卹果賢乃廢太子伯魯而以無卹為太子

韓詩外傳趙簡子太子伯魯小子無卹簡子自為一書牘曰節用聽聰敬賢勿慢使能勿賤親自表之與二子使誦之居三年簡子問二書所在伯魯亡其表令誦不能得無卹出書于袖令誦習焉乃出伯魯而立無卹

簡子卒無卹代立是為襄子是年越圍吳無卹降喪食使楚隆問吳王無卹姊前為代王夫人簡子既葬未除服北登夏屋請代王使厨人操銅枓以食代王及從者

行斟陰令宰人各以枓擊殺代王及從官遂興兵平代地其姊聞之泣而呼天摩笄自殺代人憐之所死地名之為摩笄之山

呂氏春秋畧同水經注趙襄子既害代王迎姊代夫人夫人曰以弟慢夫非仁也以夫怨弟非義也磨笄自刺而死民憐之而立神屋于山側因名磨笄之山

遂以代封伯魯子周為代成君伯魯者無邺兄故太子太子蚤死故封其子史記世家

無郵使新穉狗晉大夫新穉穆子伐翟勝左人中人翟二邑遽人來告遽傳也無郵將食尋飯有恐色侍者曰狗之事大矣不怡何也無郵曰吾聞之德不純而福祿並至謂之幸夫幸非福非德不當雝雝不為幸吾是以懼國語

列子畧同韓詩外傳趙簡子薨而未葬中牟畔之葬五日襄子興師次之圍未匝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擊金退之軍吏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之也曷為退之襄子曰吾聞之叔向曰君子不乘人

于利不厄人于險使其城然後攻之中牟聞而請降

出公十一年荀瑶伐鄭將門瑶謂無卹入之對曰主謂荀瑶在此瑶曰惡而無勇何以為子對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無卹由是惎瑶左傳

淮南子趙簡子以襄子為後董閼于曰無恤賤今以為後何也簡子曰是為人也能為社稷忍羞異日知伯與襄子飲而批襄子之首大夫請殺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能忍羞豈曰能刺人哉史記知伯圍

鄭醉以酒灌擊毋卹知伯歸因謂簡子使廢毋卹毋卹由此怨知伯　按出公十一年簡子已卒說誤

十八年知伯瑤與趙韓魏分范中行故地晉出公怒告齊魯欲伐四卿四卿恐遂共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知伯乃立昭公曾孫驕是為晉懿公世家作襄子四年誤知伯益驕請地韓魏韓魏與之請地趙趙不與以其圍鄭之辱知伯怒遂率韓魏攻趙史記世家

無卹之宰張談即張孟談曰先主為重器也為國家之難盡

姑無愛寶于諸侯乎無卹曰吾無使也張談曰地也可

無卹曰吾不幸有疾不夷于先子言行有闕病不及先子地亦無卹臣

不德而賄夫地也求飲吾欲是養吾疾而干吾禄也吾

不與皆斃無卹出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晉别縣近且

城厚完無卹曰罷民力以完之又斃以守之其誰與我

從者曰邯鄲之倉廩實無卹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又

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主之所屬也尹鐸之

所寛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晉師圍而灌之沈竈產鼃

民無畔意 國語

無卹懼乃夜使張談私于韓魏與合謀以三月丙戌三

國反滅知氏共分其地

史記襄子奔保晉陽原過從後至于王澤見三人自

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與原過竹二節莫通

曰為我以是遺趙無卹原過既至以告襄子襄子齊

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趙無卹余霍泰山山陽侯

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將使女反滅知氏女亦立我百

邑余將賜女林胡之地至于後世且有伉王亦黑龍面而鳥噣鬢麋髭髯大膺大胸修下而馮左袵界乘奄有河宗至于休溷諸貉南伐晉别北滅黑姑襄子再拜受三神之令及滅知氏遂祠三神于百邑使原過主霍泰山祠祀

于是趙北有代南并知氏彊于韓魏其後娶空同氏生五子無卹為伯魯之不立也不肯立子且必欲傳位與伯魯子代成君成君先死乃取成君子浣立為太子無

邺立三十三年卒史記世家

謚曰襄子浣即位是為獻侯見趙世家

世本公明生共孟及趙夙夙生成季衰衰生宣孟盾

史記夙生共孟共孟生趙衰

論曰晉之諸卿有先氏狐氏毛氏郤氏欒氏荀氏中行氏樹德不滋卒斬厥祀然諸族亡而三家昌曲沃之宗不振其隨矣若夫趙之為趙也莊姬之譖邯鄲之伐與晉陽之圍不中絕者如綫使非成季宣孟趙荀三世其

先諸宗而槁落乎

尚史卷四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尚史卷四十六

列傳二十四

鑲白旗漢軍李鍇撰

晉諸臣傳

郭偃　史蘇

郭偃即卜偃為掌卜大夫史蘇為卜史禮卜師作龜大夫占色史占墨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公曰何謂也對曰遇兆挾以銜骨齒牙為猾謂兆端左右釁折有似齒牙中有從畫故銜骨在口

中齒牙弄之象讒口之為害也戎夏交捽兆有一畫外象戎內象諸夏兆端會為牙交有似捽捽交對也交捽是交勝也臣故云且懼有口儶民儶離也或作攜國移心焉公曰何口之有口在寡人寡人弗受誰敢興之對曰苟可以攜其人也必甘受逞而不知胡可壅也公不聽遂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有寵立以為夫人公飲大夫酒令司正實爵與史蘇曰飲而無肴夫驪戎之役女曰勝而不吉故賞女以爵罰女以無肴克國得妃吉孰大焉史蘇卒爵再拜稽首曰兆有之臣不敢蔽蔽兆

之紀失臣之官有二皋焉何以事君大罰將及不唯無肴抑君亦樂其吉而備其凶凶之無有備之何害若其有之備其為瘳臣之不信國之福也何敢憚罰飲酒出史蘇告大夫曰夫有男戎必有女戎若晉以男戎勝戎而戎亦必以女戎勝晉其若之何里克曰何如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寵于是乎與伊尹比而亡夏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于是乎與膠鬲比而亡殷周幽王伐有褒有褒

人以褒姒女焉褒姒有寵生伯服于是乎與虢石甫比逐大子宜咎而立伯服大子出奔申申人繒人召西戎以伐周周於是乎亡今晉寡德而安俘女又增其寵雖當三季之王不亦可乎且其兆云挾以銜骨齒牙為猾我卜伐驪龜往離散以應我夫若是賊之兆也非吾宅也離則有之不跨其國可謂挾乎不得其君能銜骨乎若跨其國而得其君雖逢齒牙以猾其中其誰云弗從諸夏從戎非敗而何從政者不可以不戒亡無日矣郭

偃曰夫三季王之亡也宜民之主也縱惑不疚肆侈不違流志而行無所不疚是以及亡而不獲追鑑今晉國之方偏矣也方大也偏偏方也乃甸內偏方小矣也其土又小大國在側雖欲縱惑未獲專也大家鄰國將師保之多而驟立不其集亡雖驟立不過五矣且夫口三五之門也口所以紀三辰宣五行是以讒口之亂不過三五且夫挾小鯁也可以小戕而不能喪國當之者戕焉于晉何害雖謂之挾而猾以齒牙口弗堪也其與幾何晉國懼則甚矣亡猶未也

商之衰也其銘有之曰嗛嗛之德嗛嗛猶小小也不可以矜而祇取憂也嗛嗛之食不足狃也不能為膏而祇離咎也雖驪之亂其離咎也已其何能服吾觀君夫人也若為亂其猶隷農也雖獲沃田而勤易之將弗克饗為人而已士蔿曰戒莫如豫豫而後給夫子戒也抑二大夫之言其皆有焉及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請使申生處曲沃重耳處蒲夷吾處屈奚齊處絳以儆無辱之故言儆備于戎翟無耻辱于國公許之史蘇朝告大夫曰二三大夫

其戒之乎亂本生矣曰君以驪姬為夫人民之疾心固皆至矣昔者之伐也起百姓以為百姓也是以民能欣之故莫不盡忠極勞以致死今君起百姓以𦐂封也民外不得其利而内惡其貪則上下既有叛矣然而又生男其天道也天彊其毒民疾其態其亂生哉吾聞君子好好而惡惡樂樂而安安是以能有常伐木不自其本必復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復流滅禍不自其基必復亂今君滅其父而畜其子禍之基也又從其欲子思報父

之恥而信其欲雖好色必惡心不可謂好好其色必授之情彼得其情以厚其欲從其惡心必敗國且深亂亂必自女戎三代皆然國語

公筮嫁伯姬于秦遇歸妹兌下震上歸妹之睽兌下離上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無衁也女承筐亦無貺也震長男為士兌為羊離為中女又為大腹故稱筐又中虛故為虛筐西鄰責言不可償也兌西方兌為口舌以兌從震是口舌雷動歸妹之睽猶無相也歸妹女嫁之卦睽乖離之象相助也震之離離亦之震震為雷離為電二卦變而氣相通為雷為火為

嬴敗姬火動熾而害其母女嫁反害其家之象車説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邱震為車離為火上六之文在震則無應故車脫輹在離則失位故火焚旗言皆失車火之用也車敗旗焚故不利行師火還害母故敗不出國近在宗邑歸妹睽孤寇張之弧睽之上九處睽之極故曰睽孤失位孤絶故遇寇難而有弓矢之警姪其從姑震為木離為火火從木生離為震妹于火為姑謂我姪者我謂之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于高梁之虛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

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獻公十六年閔元年公滅耿滅霍滅魏賜畢萬魏以為大夫郭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二十年僖二年我伐虢滅下陽秋虢公敗戎于桑田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二十二年僖三年八月復伐虢圍上陽公問于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

曰童謡云丙之晨龍尾伏辰龍尾尾星也日月之會曰辰日在尾故尾伏不見均服振振戎事上下同服振振盛貌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鶉鶉火星賁賁鳥星之體也天策傅說星時近日星微焞焞無光耀也言丙子平旦鶉火中軍事有成功也其九月十月之交乎謂建戌建亥之月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是夜日月合朔于尾月行疾故至旦而過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夏十月也丙子朔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左傳

二十六年僖九年獻公薨秦納夷吾是為惠公惠公即位出共世子即申生而改葬之臭達于外國人誦之曰貞之

無報也孰是人斯而有是臭也言惠公以正禮改葬世子而不獲吉報也誰使是人有是臭者言惠公使之也或曰貞謂世子與下義相違非是貞為不聽信為不誠國斯無刑媮居幸生不更厥貞大命其傾威兮懷兮各聚爾有以待所歸兮猗兮違兮心之哀兮歲之二七其靡有微兮若翟公子謂重耳吾是之依兮鎮撫國家為王妃兮偃曰甚哉善之難也君改葬共君以為榮也而惡滋章夫人美于中必播于外而越于民民實戴之惡亦如之故行不可不慎也必或知之十四年君之冢嗣其

替乎其數告于民矣公子重耳其入乎其魄兆于民矣若入必伯諸侯以見天子其光耿于民矣欲先導者行乎將至矣公既殺里克而悔之曰芮也使寡人過殺我社稷之鎮偃聞之曰不謀而諫者冀芮也不圖而殺者君也不謀而諫不忠不圖而殺不祥不忠受君之罰不祥罹天之禍受君之罰死戮罹天之禍無後志道者勿忘將及矣初公入而背外內之賂輿人誦之曰佞之見佞果喪其田謂里平受惠公賂田而納之惠公入而不予也詐之見詐果喪其賂謂秦

以詐立惠公惠公入而背之也得國而狃終逢其咎喪田不懲禍亂其興及里丕死禍公隕于韓偃曰善哉夫衆口禍福之門也是以君子省衆而動監戒而謀謀度而行故無不濟内謀外度考省不倦日考而習戒備畢矣國語

十四年僖二十三年惠公薨子圉立是為懷公懷公命無從亡人謂重耳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公執狐突殺之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唯戮是聞其何後之有

明年重耳入立是為文公遂殺懷公于高梁文公二年僖二十五年王以子帶之難適鄭處于氾狐偃請納王公使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言周自當帝兆不謂晉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乾下離上大有之睽兌下離上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也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為澤以當日言乾變為兌而上當日也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言去睽卦還論大有乾尊離卑降尊下卑亦有天子降心之象九年

僖三十二年 文公薨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左傳

論曰文公嘗問于郭偃曰始也吾以為國易今也難對曰君以為易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為難其易也將至矣見國語嗚呼其言有符于尼父不僅為卜筮之良也若夫史蘇之樂吉備凶君子亦有取焉

辛廖

辛廖晉大夫初畢萬筮仕于晉遇屯震下坎上屯之比坤下坎上

比

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為土車從馬（震為車坤為馬震變為坤故震為土車從馬）足居之兄長之（震為足動而遇坤安靜之象故居之震為長男兄也初又最長故長之）母復之衆歸之（坤為母坤為衆）六體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殺（水地比有合之義水雷屯有固之義以比承屯之變故合而能固比之下卦有坤坤為土安之象屯之下卦有震震為雷殺之象以坤承震之變故安而能殺）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萬畢公高之子孫言必復為公侯　左傳）

董因　董狐　董叔

董因者晉大夫周太史辛有之後也辛有之二子董之

晉故晉有董史按此則辛廖亦與董氏同族文公元年僖二十四年秦納公子重耳因迎于河公子問焉曰吾其濟乎對曰歲在大梁將集天行集成也行道也言歲星在大梁之次將成天道元年始受實沈之星也元年謂文公即位之元年歲星去大梁在實沈之次實沈之虛晉人是居所以興也高辛氏有子季曰實沈遷于大夏主祀參唐人是因成王滅唐而封叔虞子燮改為晉侯故參為晉星今君當之無不濟矣君之行也歲在大火大火閼伯之星也是謂大辰魯僖五年重耳出奔歲在大火高辛氏有子曰閼伯遷于商邱祀大火辰以成善后稷是相唐叔以封辰即農祥謂后稷經緯相視以成善

道又唐叔封時歲在大火晉史記曰嗣續其祖如穀之滋必有晉國臣筮之得泰之八乾下坤上泰遇泰無動爻陰爻不動其數皆八曰是謂天地配亨小往大來陽下陰升故曰配亨陽內陰外故曰往來今及之矣何不濟之有且以辰出而以參入皆晉祥也而天之大紀也濟且秉成必霸諸侯子孫賴之君無懼矣國語

董狐益亦辛有之後也為晉大史靈公十四年宣二年趙穿弒靈公趙盾未出山而復狐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于朝盾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

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又有董叔者為大夫事平公平公三年襄十八年鄭公子嘉即子孔將叛我起楚師以去諸大夫于是楚師伐鄭晉人聞有楚師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歲在豕韋月又建亥故曰多在西北南師無時必無功楚師果還左傳

董叔將取于范氏范宣子士匄女羊舌肸曰范氏富盍已乎曰欲為繫援焉它日董祁即士匄女祁其名愬于士鞅曰不吾敬

也鞅執而紡于庭之槐羊舌肸過之曰子盍為我請乎肸曰求繫既繫矣求援旣援矣欲而得之又何請焉國語

史趙　史墨即蔡墨　史龜桑田巫附

史趙史墨史龜者並晉大史也平公二十四年昭八年楚滅陳公問于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鶉火南方柳星午位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箕斗之間有天漢謂之析木之津由用也猶將復由且陳氏得政于齊而後陳卒亡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

重之以明德寘德于遂遂舜後葢殷興存舜後而封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乎公甍昭公即位昭公元年昭十一年魯葬齊歸魯昭公母昭公不慼我士之送葬者歸以語趙趙曰必為魯郊言昭公必出在郊野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姓生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史墨者又曰蔡墨又曰史黯事頃公頃公十三年昭二十九年秋龍見于絳郊魏舒問于墨曰吾聞之蟲莫知于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

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魏舒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飂叔安飂古國叔安其君名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鬷川鬷夷氏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言孔甲之德能順于天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

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以累代彭姓之豕韋累遷魯縣豕韋復國至商而滅累之後世復為豕韋氏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于魯縣范氏其後也魏舒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脩其方好是物者必有其官守居是官者必脩其方法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棄之物乃坻伏坻止伏匿也鬱湮不育鬱湮湮塞也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為上公祀為貴神

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
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
龍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
人曰見龍在田其大有曰飛龍在天其夬曰亢龍有悔
其坤曰見羣龍無首吉坤之剥曰龍戰于野若不朝夕
見誰能物之魏舒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
皡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
為句芒該為蓐收脩及熙為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

少皡之號也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犂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共工氏在大皡後神農前以水名官者其子句龍能平水土為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烈山氏神農世諸侯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趙鞅荀寅賦晉國一鼓鐵令各出功力共鼓石以鑄為鐵計令一鼓而足以鑄刑鼎著士匄所為刑書焉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為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為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

德可以免定公元年昭二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鞅夢童子羸而轉以歌且占諸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吴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庚日有變日在辰尾故曰以庚辰日月在辰尾辰尾龍尾也日月合朔于辰尾而食庚午之日日始有讁火勝金故弗克讁變氣也庚午十月十九日去辛亥朔四十一日雖食在辛亥更以始變爲占也午南方楚位午火庚金庚午有變故災在楚楚仇唯吴故知入郢必吴食在辛亥亥水也水數六故六年也火勝金者午火勝庚金楚氣猶壯故終亦不克二年昭三十三年吴伐越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

吴乎存亡之數不過三紀歲星三周三十六歲故曰不及四十年越得歲而吴伐之必受其凶魯昭公薨于乾侯趙鞅問于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于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為谷深

谷為陵三后之姓虞夏商于今為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天之道也震居乾上言君臣易位大强壯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謁之震妊娠謁告也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為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于魯受費以為上卿至于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于是失國政在季氏于此君也四公矣宣成襄昭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

可以假人左傳

墨嘗為趙鞅史鞅田于螻晉君之囿墨聞之以犬待于門鞅見之曰何為曰有所得犬欲試之茲囿鞅曰何為不告對曰君行臣不從不順主將適螻而麓不聞麓主君苑囿之官臣敢煩當日當日直日也言主不煩麓以告君臣亦不敢煩直日以告主鞅乃還鞅嘗歎曰吾願得范中行之良臣墨侍曰將焉用之鞅曰良臣人之所願也又何聞焉對曰臣以為不良故也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薦可而替不獻能而進賢擇才而薦

之朝夕誦善敗而納之道之以文行之以順勸之以力致之以死聽則進不則退今范中行氏之臣不能匡相其君使至於難君出在外又不能定而棄之則何良之為若弗棄則主焉得之夫二子之良將勤營其君使復立于外死而後止何曰以來若來乃非良臣也鞅曰善吾言實過矣國語

呂氏春秋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黙往睹之期以一月六月而後返簡子曰何其久也史黙曰謀利而得害猶

弗察也今蘧伯玉為相史䲡佐焉孔子為客子貢使令于君前甚聽易曰渙其羣元吉渙者賢也羣者衆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也簡子按兵而不動吕氏春秋簡子晝居喟然太息曰異哉吾欲伐衛十年矣而衛不伐侍者曰以趙之大伐衛之細君不欲則可君若欲之請今伐之簡子曰不知而言也衛有士十人于吾所吾且伐之十人者其言不義也而我伐之是我為不義也

二十六年哀九年鄭之嬖許瑕圍宋雍丘宋報之伐鄭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占諸史趙史墨史龜龜曰是謂沈陽火陽得水故沈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姜火師之後火弱故利伐姜子商謂宋屬水故伐商不利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趙鞅姓盈水盈坎乃行宋姓子得北方水位名位敵不可干也炎帝為火師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趙曰是為如川之滿不可游也既盈則得水位如川之滿不可憑游鄭方有罪不可救也鄭以嬖寵伐人故以為有罪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乃止先是有桑田

巫者事景公景公十九年成十年公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厲趙氏之先祖公殺趙同趙括故怒余得請于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户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六月公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為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腹滿也如厠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公出諸厠遂以為殉左傳

師曠

師曠字子野為晉樂大師初事悼公悼公十四年襄十四年

衛獻公出奔齊曠侍于公公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滛養民如子葢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絶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收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

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二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子兄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旅陳也陳物以示時所貴尚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于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悼公薨事平

公平公三年襄十八年齊伐魯公會魯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齊地塹防門而守之冬十月丙寅晦齊師夜遁曠告公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晉大夫邢侯也告荀偃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羊舌肸告公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鄭公子嘉將叛我起楚師以去諸大夫會鄭伯從我伐齊楚師伐鄭次于魚陵鄭地我聞有楚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方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羊舌肸曰在其君之德也十

一年（襄二十六年）秦伯之弟鍼來脩成羊舌肸命名行人子員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三云肸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于朝撫劒從之肸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人救之公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争者大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争不務徳而争善私欲已侈能無卑乎

淮南子師曠瞽而為大宰晉無亂政有貴于見者也

淮南子平公出言不當師曠舉琴撞之跌衽宮壁左右欲塗之公曰舍之以為寡人失韓非子文繁而同

說苑作師經魏文侯事淮南子平公問于師曠曰人君之道如何對曰人君之道清浄無為務在博愛趨在任賢不固溺于流俗不拘繫于左右此人君之操也淮南子平公曰吾年七十欲學恐暮矣師曠曰何不炳燭乎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

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淮南子平公問于師曠曰咎犯與趙衰孰賢對曰陽處父欲臣文公因咎犯三年不達因趙衰三日而達不知其士不智也知而不言不忠也欲言而不敢無勇也言之而不聽不賢也新序平公閒居師曠侍公曰子生無目甚矣子之墨墨也對曰天下有五墨墨而臣不與一焉臣行賂以釆譽百姓侵冤無所訴而君不悟一也忠臣不用用臣不忠下才處高

不肖臨賢而君不悟二也姦臣欺詐空虛府庫以其少才覆塞其惡而君不悟三也國貧民罷上下不和好財用兵嗜欲無厭而君不悟四也至道不明法令不行吏民不正百姓不安而君不悟五也臣之墨墨小墨墨耳古文瑣語師曠御平公鼓瑟輟而笑曰齊君與其嬖戲墜于牀而傷其臂公命書之曰某月某日齊君戲而傷

二十四年（昭八年）春石言于魏榆（魏邑之榆地）公問于曠曰石

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宫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于是公方築虒祈之宫羊舌肸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于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謂乎是宫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左傳

古文瑣語平公至澮上見人乘白驂八駟以來貍身狐尾去其車而隨公公問師曠曠曰其名曰首陽之神飲酒霍太山而歸其逢君子澮乎君其有喜古文瑣語有鳥從南來質白五色備集平公之庭相見如讓公問叔嚮嚮曰吾聞師曠曰西方有白質鳥五色備其名曰翬南方赤質五色備其名曰摇來為吾君臣其祥先至矣說苑平公出畋乳虎伏而不動謂師曠曰吾聞霸主出則猛獸伏今者乳虎伏而不動此

其猛獸乎師曠曰鵲食猬猬食鵔鸃鵔鸃食豹豹食駮駮食虎夫駮之狀似駮馬今君必驂駮馬公曰然曰臣聞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死今虎不動爲駮馬非德義也君何自誣乎平公出朝有鳥環公不去謂師曠曰吾聞霸王之主鳳下之今者有鳥環寡人不去是其鳳乎師曠曰東方有鳥名諫珂文身而朱足憎鳥而愛狐今君必衣狐裘公曰然曰鳥爲狐裘故非德義也君何再自誣乎平公置酒虒

祈之臺布蒺藜于階上名師曠師曠觧履刺足仰天而歎曰肉生蟲而自失木生蠧而自刻人興妖而自賊五鼎之具不當生藜藿人主堂廟不當生蒺藜公曰為之奈何曰妖已在前無可奈何來月八日君將死矣至日平旦公謂師曠曰今日如何師曠謁歸未幾而公死

公説新聲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君之明兆于衰矣夫樂以開山川之風以耀德于廣遠也風德以廣之風山川

以遠之風物以聽之修詩以詠之脩禮以節之夫德廣遠而有時節是以遠服而邇不遷也國語

韓非子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聞鼓新聲者使師涓撫琴而寫之去之晉以新聲示平公師曠撫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也師延與紂為靡靡之樂也及武王伐紂師延走濮水而自投聞此聲者必于濮水之上平公曰此何聲也曰清商也公曰清商固最悲乎曰不如清徵公曰願試聽之師曠援琴一奏之有玄

鶴二入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聲聞于天公曰音莫悲于清徵乎曰不如清角公曰願試聽之師曠鼓之雲起風至大雨隨之裂帷破俎坐者散走晉國大旱平公癃病淮南子師曠奏白雪之音神物為之下風雨暴至平公癃病晉國赤地呂氏春秋晉平公鑄大鐘師曠曰不調請更鑄之公曰工皆為調矣曰後有知音者將知不調也至師涓而果知鐘之不調拾遺記師曠或出于晉靈之世主樂官撰兵書萬

篇平公時以陰陽之學顯

兵家有師曠八篇 漢書

論曰桃園之難董狐顯誅盾墨于適晏則微諷之皆所以正天序申大經凜乎其不可犯已國無史史無人君臣之義安所取正哉天象龜兆各從其類而吉凶生然必配人以論天始可謂善言天矣前識多中非偶然也雖然桑田之巫且以藝死也

晉逸民傳 介推

介之推者文公之微臣也初從文公出亡公入賞從亡者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内棄之天未絶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

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公求之不獲以緜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左傳

史記介子推從者憐之懸書宫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為輔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見處所文公出見其書曰此介子推也求之則亡聞其入綿上山中于是環山而封之以為介推田號曰介山

吕氏春秋文公反國介推不肯受賞自為賦詩曰有龍于飛周徧天下五蛇從之為之丞輔龍反其鄉得

其處所四蛇從之得其露雨一蛇羞之橋死于中野懸書宮門而伏于山中文公聞之曰此介子推也令曰有善得子推者爵上卿田百萬或遇之山中負釜蓋簦問焉曰介子推安在應之曰夫介子推苟不欲見而欲隐吾獨焉知之遂背而行終身不見新序以謂焚其山宜出及焚其山遂不出而焚死琴操介子綏割其腓股以餌重耳重耳復國子綏獨無所得乃作龍蛇之歌以感之終匿于山文公燔山求之子綏

遂抱木而死文公令民五月五日不得發火韓非子

子推無爵禄而義隨文公不忍口腹而仁割其肌說

苑龍饑無食一蛇割股淮南子介子歌龍蛇而文君

垂泣　按諸說龍蛇之歌各異而有割股焚山之事

說苑又有龍蛇之歌而作舟之僑又有三賞不及陶

叔狐事葢皆非實也

號老夫 漁者 農夫老古附

號老夫故號人也文公田于號遇老夫而問焉號之為

虢久矣子處此故矣虢亡其有說乎對曰虢君斷則不能諫則無與也不能斷又不能用人此虢之所以亡也

公畋田而歸過趙衰而告之趙衰曰其人安在公曰吾不與之來也趙衰曰古之君子聽其言而用其人今之君子聽其言而棄其身哀哉晉國之憂也公乃召賞之

新序

新序又曰晉文公出田逐獸碭入大澤迷不知所出中有漁者公謂曰我若君也道安從出漁者曰臣願有獻公

曰出澤而受之出澤公曰子之所以教寡人者何等也願受之漁者曰鴻鵠保河海厭而徙之小澤則必有丸矰之憂黿鼉保深淵厭而出之淺渚則必有網羅釣射之憂今君逐獸碭入至此何行之太遠也公曰善哉謂從者記漁者名漁者曰君何以名為君其尊天事地敬社稷固四國慈愛萬民臣亦與焉君不敬社稷不固四國外失禮于諸侯内逆民心一國流亡漁者雖得厚賜不能保也君亟歸國臣亦反吾漁

所新序文公逐麋而失之問農夫老古者吾麋何在老古以足指曰如是往公曰寡人問子以足指何也老古振衣而起曰一不意人君如此也虎豹之居也厭閒而近人故得魚鼈之居也厭深而之淺故得諸侯厭衆而亡其國詩云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君放不歸人將君之于是文公恐歸遇欒武子欒武子曰獵得獸乎而有説色文公曰寡人逐麋而失之得善言故有説色欒武子曰其人安在曰吾未與來也欒武

子曰居上位而不恤其下驕也緩令急誅暴也取人之言而棄其身盜也文公曰善還載老古與俱歸

按欒武子即欒書書當厲公時非文公也說誤

重人

重人者莫知其名景公十四年成五年梁山崩公以傳名伯宗伯宗辟重過重載之車使之避也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捷邪出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名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壞而崩可若何

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去盛饌不舉樂）絳服乘縵（車無文）徹樂出次（舍于郊）祝幣（陳玉帛）史辭（大史修言辭以謝過）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見之于晉君）不可遂以告而從之（左傳）

穀梁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晉君名伯尊而問焉伯尊來遇輦者輦者不辟使車右下而鞭之輦者曰所以鞭我者其取道遠矣伯尊下車而問焉曰子有聞乎對曰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伯尊曰君為此名我

也為之奈何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伯尊至君問之伯尊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孔子聞之曰伯尊其無績乎攘善也

絳縣老人

絳縣老人者葢亦隱君子也平公十五年襄三十年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悼夫人杞出也故晉城杞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于食有與疑年使之年疑其年老使言其年曰臣小人也

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于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在文十一年）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于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古亥字二畫在上三人在下故以二為首以六為身下亥字上二畫豎置身傍當為恢字蓋以二首為二萬六身為六千六百六十日也）士匄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四百四十五甲子合得二萬六千七百日以其末三分六甲之一故少四十日）

（實得二萬六千六百六十日也）趙武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用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為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為君復陶（主衣服之官）以為絳縣師（縣師掌地域辨其夫家人民）而廢其輿尉（左傳）

杜蕢（宰人附）

杜蕢者（傳作屠蒯）平公之宰也荀盈卒（即知悼子）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蕢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

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

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

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

知悼子在堂斯其為子卯也大矣曠也太師也不以詔

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為一飲

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

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平公曰寡人亦

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公謂侍者曰如我

死則必毋廢斯爵也至于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
記檀弓

左傳蒯趨入酌以飲工曰女為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虧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嬖叔曰女為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

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

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為是悛而止使荀盈之子躒佐下軍以說焉而進用費平公薨事昭公昭公薨頃公即位頃公將伐陸渾使費如周請有事于雒與三塗雒水名三塗山名在陸渾南託祭山川以為名使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遂滅陸渾左傳

韓非子文公時宰臣上炙而髮繞之公名宰人而譙之曰汝欲寡人之哽邪奚為以髮繞炙宰人頓首再

拜請曰有死罪三援礪砥刀利猶干將也切肉肉斷而髮不斷臣罪一也援木而貫臠而不見髮臣罪二也奉熾爐炭火盡赤紅炙熟而髮不燒臣罪三也堂下得無微有疾臣者乎公曰善乃召堂下譙之果然乃誅之

古乘 田差 咎犯 公子晏子附

古乘者晉之舟人也平公游于河而樂之歎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古乘對曰夫珠玉無足去此數千里而來

者人好之也今士有足而不來者是吾君不好之乎公曰吾客千人朝食不足暮收市征暮食不足朝收市征吾尚可謂不好士乎對曰鴻鵠高飛遠翔其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無尺寸之數去之滿把飛不能為之益之滿把飛不能為之髙不知客千人者有六翮之用乎將盡毛毳也韓詩外傳

一作盍胥新序作固桑說苑作趙簡子事新序平公為馳逐之車龍旌羽芝立于殿下令羣臣觀焉田差

三過而不顧公怒差曰臣聞說天子者以天下說諸侯者以國說大夫者以官說士者以事說農者以食說婦者以織桀以奢亡紂以淫敗是以不敢顧也新序平公好樂敢諫者死有咎犯者以樂見公曰内之殿上出鐘磬竽瑟曰容子為樂咎犯對曰臣不能為樂臣善隱公召隱士十二人咎犯申左臂而詘五指公問隱官隱官皆不知公曰歸之咎犯申其一指曰一也便游赭盡而峻城闕二也柱梁衣繡士民無褐

三也侏儒有餘酒而死士渴四也民有饑色而馬有粟秩五也近臣不聽諫遠臣不敢達公曰善韓詩外傳平公藏寶之臺燒士大夫救火三日乃勝之公子晏子獨束帛而賀公勃然曰士大夫皆趨救之子獨賀何也公子晏子曰臣聞之王者藏于天下諸侯藏于百姓商賈藏于篋匱今百姓短褐不蔽形糟糠不充口而収大半藏之臺是以天火之昔者桀殘海内賦歛無度故湯誅之為天下戮笑今天降災于臺是

君之福也而不知變悟亦恐為鄰國笑矣公曰善自今已往請藏于百姓之間

論曰聖人之道一龍一蛇畜鍾之間牛口之下其為龍蛇也多矣微伯趙絳之二老亦卒委蛇而已夫

狼瞫

狼瞫晉人襄公元年僖三十三年秦使孟明視襲鄭我師擊之戰于殽戰之明日襄公縛秦囚使右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瞫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瞫

為右秋狄伐我及箕晉地我禦之先軫黜瞫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汝為難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三年文二年秦師伐我以報殽我禦之戰于彭衙秦地既陳瞫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我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瞫于是乎君子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左傳

鉏麑　提彌明　靈輒

鉏麑者晉力士也靈公不君趙盾驟諫公患之使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提彌明者為趙盾車右公飲盾酒伏甲將攻之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為鬬且出明死之靈輒者亦晉人也

初盾田于首山舍于翳桑桑之多蔭翳者見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宦學也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甲士倒戟以禦公徒以免盾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左傳

論曰狼瞫授命于敵以蓋無勇能用其勇矣靈輒倒戈以酬簞食能用其義矣聞其風者可以厚俗鉏麑忠信死以自完然宣子為民之主必俟朝服假寐而後知之

邪

晉夫人傳　姜氏（穆夫人）　賈氏　齊姜　狐姬

小戎子（獻公妾）

姜氏者齊女穆侯夫人生文侯仇及桓叔成師（左傳）賈氏（賈姬姓國）獻公夫人無子齊姜者齊女為武公妾獻公烝之生太子申生及秦穆夫人大戎狐姬（大戎唐叔子孫別在戎狄者姬姓以狐為氏）伯行之子（伯行狐夫子空也）狐偃其兄弟也生文公重耳小戎子（小戎允姓之戎）生惠公夷吾（左傳）

驪姬　獻夫人

驪姬驪戎之女獻公伐驪戎以驪姬歸立為夫人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與里克成謀將立其子奚齊乃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大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大子大子自殺姬遂譖重耳夷吾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奚齊竟得立左傳公薨里克殺奚齊卓子及驪姬國語

列女傳戮驪姬鞭而殺之

姜氏 季隗 文嬴 懷嬴文夫人 杜祁 偪姞

文公安

姜氏齊宗女文公以難之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公安之從者以為不可將行謀于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不可姜與狐偃謀醉而遣之左傳

國語孝公即位諸侯叛齊子犯知齊之不可以動而知文公之安齊而有終焉之志也欲行而患之與從者謀于桑下蠶妾在焉莫知其在也妾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言于公子曰從者將以子行其聞之者吾已除之矣子必從之不可以貳貳無成名詩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先王其知之矣貳將可乎子去晉難而極于此自子之行晉無寧歲民無成君天未喪晉無異公子有晉國者非子而誰子其勉之上帝臨子矣

貳必有咎公子曰吾不動矣必死于此姜曰不然周
詩曰莘莘征夫每懷靡及夙夜征行不遑其處猶懼
無及况其順身縱欲懷安將何及矣人不求及其能
及乎日月不處人誰獲安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
實疚大事鄭詩云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昔
管敬仲有言小妾聞之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
如流民之下也見懷思威民之中也畏威如疾乃能
威民威在民上弗畏有刑從懷如流去威遠矣故謂之下

其在辟也吾從中也鄭詩之言吾其從之此大夫管仲之所以紀綱齊國裨輔先君而成霸者也子而棄之不亦難乎齊國之政敗矣晉之無道久矣從者之謀忠矣時日及矣公子幾矣君國可以濟百姓而釋之者非人也敗不可處時不可失忠不可棄懷不可從子必速行吾聞晉之始封也歲在大火閼伯之星也實紀商人商人之饗國三十一王瞽史之記曰唐叔之世將如商數今未半也亂不長世公子唯子子

必有晉若何懐安公子弗聽姜與子犯謀醉而載之以行

季隗廧咎如之女也赤狄之別種文公在狄狄人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公取季隗生伯儵叔劉公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及公入狄人歸季隗于晉左傳

文嬴秦穆公之女也文公之秦秦伯妻之公入以吕郤

呂甥郤芮之難潛會秦伯于王城秦伯誘殺呂郤公逆嬴氏以歸及公薨秦襲鄭襄公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猒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左傳

懐嬴又曰辰嬴亦秦女也大子圉為質于秦秦妻之及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大子而辱于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

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圉遂逃歸左傳及文公之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秦伯見公曰寡人之適音嫡此為才子圉之入備嬪嬙焉欲以成婚而懼離其惡名非此則無故言懼為子圉妻恐離其惡名非有此則無他故不敢以禮致之歡之故也不敢以婚姻正禮致之歡愛此女之故公子有辱寡人之罪唯命是聽公欲辭胥臣曰季曰凡弟為同姓今子于子圉道路之人也取其所棄以濟大事不亦可乎公謂狐偃曰何如對曰將奪其國何有于妻唯秦所命從

也謂趙衰曰何如對曰今將婚媾以從秦受好以愛之聽從以德之懼其未可也又何疑焉乃歸嬴而納幣且逆之國語

公使奉匜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懼降服而囚左傳

嬴生公子樂

杜祁偪姞並文公妾祁杜伯之後姞姞姓之女杜祁生公子雍偪姞生襄公杜祁以君故讓偪姞而上之以狄

故讓季隗而已次之左傳

穆嬴襄夫人　悼夫人　少姜平公妾

穆嬴秦女襄公夫人生靈公襄公薨靈公少趙盾迎公子雍于秦將立之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于盾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盾與諸大夫皆患之且畏偪乃

立靈公左傳

悼夫人悼公夫人平公母杞孝公之姊妹也故平公使荀盈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城杞者悼夫人皆食之又使女叔齊如魯治杞田左傳

少姜齊女平公之妾也平公使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于公公謂之少齊謂陳無宇非卿欲使齊以適夫人禮送少姜執諸中都少姜為之請曰送從逆班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韓須公族大夫陳無宇上大夫言齊畏晉

改易禮制使上大夫送女反致此執辱之罪已而少姜卒陳無宇乃歸左傳

論曰申生無故奚齊卓子為羣公子長享其祿可也乃驪姬易之欲從而顛及適速其子不亦酷乎興戎于內卒為隷農死而有知齊姜將咥其笑矣趙姬公子也而下叔隗使其三子下盾括遂得為公族大夫驪姬惡知夫裕以下人乃自裕哉

晉列女傳　叔隗　趙姬

叔隗趙姬並趙衰妻叔隗狄女趙姬文公之女也文公

處狄狄人伐廧咎如赤狄別種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文公公取季隗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復以巳女妻衰生原同屏括樓嬰及文公入立狄人歸季隗于我趙姬請逆盾與其母衰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為才固請于公以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内子而已下之左傳

羊舌職妻

羊舌職妻肸即叔向之母也肸母妬虎即叔虎之母美而不

使不使見職其子皆諫其母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敝族也國多大寵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虎美而有勇力欒盈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于難左傳及鮒即叔魚之生也母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鳶肩而牛腹谿壑可盈是不可厭也必以賄死遂弗視國語

列女傳羊叔姬者羊舌子之妻叔向叔魚之母也羊舌子好正不容于晉去之三室之邑邑人相與攘羊

而遺之不受叔姬曰夫子居晉不容去之又不容于三室之邑不如受之羊舌子受之曰為肸與鮒烹之叔姬曰不可南方有鳥名曰乾吉食其子不擇肉子常不遂今肸與鮒童子也隨大夫而化者不可食以不宜之肉不若埋之以明不與後二年攘羊之事發都吏至羊舌子曰吾受之不敢食也發而視之則其骨存焉都吏曰君子哉羊舌子不與攘羊之事矣

漢儒荒謬更生亦爾

初肸欲娶于申公巫臣氏（夏姬女）母欲娶其黨肸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陳御叔楚襄老及巫臣）一君（陳靈公）一子（夏徵舒）而亡一國（陳地）兩卿（孔寧儀行父）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鄭靈公）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于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黰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饜忿纇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且三

代之亡共子即申生之廞皆是物也女何以為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肸懼不敢取平公强使取之生陽食我始生赤即伯華之妻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左傳

伯宗妻

伯宗妻州犂之母也伯宗朝以喜歸其妻曰子貌有喜何也曰吾言于朝諸大夫皆謂我知似陽子對曰陽子

華而不實主言而無謀是以難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吾飲諸大夫酒而與之語爾試聽之曰諾既飲其妻曰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不能戴其上久矣難必及子子盍亟索士慭庇州犂焉得畢陽及欒弗忌之難諸大夫害伯宗將謀而殺之畢陽送州犂于荆國語

列女傳范獻子之三子遊于趙氏趙簡子乘馬園中園中多株問三子曰奈何長者曰明君不問不為亂君不問而為中者曰愛馬足則無愛民力愛民力則

無愛馬足少者曰可以三德使民設令伐株于山將有馬為也已而閒囿示之株夫山遠而囿近民說一矣去險阻之山而伐平林之株民說二矣既畢而賤賣民說三矣簡子從之民果大說少子伐其謀歸以告母母喟然歎曰滅范氏者必是子也　按范獻子之子曰士吉射一人而已列女傳佛肸以中牟叛趙法叛者身死家収佛肸之母將論自言死不當襄子見而問之曰母不能教子使至于反何為不當死也

母曰吁妾之職盡矣此乃在于主君妾聞子少而慢者母之罪也長而不能使者父之罪也今子少而不慢長而能使妾何負哉妾能為君長子君自擇以為臣妾之子與在論中此君之臣非妾之子君有暴臣妾無暴子是以言妾無罪也襄子曰善遂擇之列女傳女娟者河津之女初趙簡子南擊楚與津吏期簡子至津吏醉不能渡簡子欲殺之娟曰妾父聞主君來渡不測之水恐風波之起水神動駭故禱祀之

不勝杯酌餘瀝醉至于此君欲殺之妾願以鄙軀易

父之死簡子曰非女子之罪也娟曰主君因其醉而

殺之妾恐其身不知痛而心不知罪是殺不辜也願

醒而殺之簡子遂釋不誅將渡用檝娟攘卷操檝而

請曰妾願備父持檝簡子曰不穀義不與婦人同舟

而渡娟曰妾聞湯伐夏左驂牝驪右驂牝靡而遂放

桀武王伐殷左驂牝騏右驂牝驥而遂克紂與妾同

舟又何傷乎簡子說遂與渡中流發河激之歌其辭

曰升彼阿兮面觀清水揚波兮杳㝠㝠禱求福兮醉不醒誅將加兮妾心驚罰既釋兮瀆乃清妾持檝兮操其維蛟龍助兮主將歸呼來櫂兮行勿疑簡子大說將使祝祓以為夫人娟辭曰婦人之禮非媒不嫁嚴親在內不敢聞命簡子歸納幣于父母立以為夫人列女傳弓工妻者晉繁人之女也平公使其夫為弓三年乃成平公引弓而射不穿一札公怒將殺弓人弓人之妻請見曰妾夫造此弓其幹生于太山之

阿一日三覩陰三覩陽傅以燕牛之角纏以荆麋之筋糊以河魚之膠此四者天下之妙選也而君不能穿一札是君不能射也妾聞射之道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手發之左手不知公以其言而射穿七札

韓詩外傳作齊景公　說多支離

尚史卷四十六